

南臺人文社會學報 2016 年 11 月

第十六期 頁 159-180

## 清代藏書巨擘黃丕烈所撰宋詞集題跋析論

許淑惠 \*

### 摘要

藏書風氣源遠流長，明清兩朝最為鼎盛，名家輩出。私家藏書專致收藏之餘，細膩閱讀、審慎校讎、辨析異同、評比優劣，並書寫題跋、劄記、摹刻書影，紀錄研究成果，於目錄、版本學貢獻卓著。乾、嘉以降，黃丕烈酷嗜藏書，購得宋刻百餘種，日夜研索訂正，讎對校勘，撰寫題跋，深受後人珍視。筆者逐一翻檢黃氏所撰詞集題跋，論及宋詞集者計有三十四篇，並就黃氏之藏書態度及其校書貢獻進行探討，藉此凸顯藏書情懷、輯存詞集、版本素養等面向之特色。

**關鍵詞：**宋詞集、序跋、黃丕烈、藏書家

---

\*許淑惠，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電子信箱：k1695105@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6 年 09 月 06 日；修改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接受日期：2016 年 11 月 30 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vember 2016*

*No. 16 pp.159-180*

##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n the Song Ci Collection by Famed Ching Dynasty Book Collector Huang Pi-lie**

*Shu-Hui Hsu\**

### **Abstract**

*The personal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private librarie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eached its height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In addition to acquiring books, collectors also scrutinized and proofread their collections. They analyz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ir books, as well as comparing them with similar books and making evaluations. They recorded their reviews in prefaces, postscripts or notes, and made lithographic copies to record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bibliography and bibliology. Huang Pi-lie is among the most famous of book collectors since the decline of the Hanchia school. He bought hundreds of Song block-printed books, and spent days and nights scrutinizing and proofreading them, as well as writing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His work has been treasured by posterity. I studied hi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n the Ci collection thoroughly, and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34 of them. I wrote this thesis to discuss his attitudes to collecting books and contributions to proofreading. It is hoped this paper will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riting, such as the range of emotions contained in the book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 collections and his appraisals of various editions.*

***Keywords: Song Ci collectio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Huang Pi-lie, book collectors***

---

\*Shu-Hui Hsu,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k1695105@hot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 06, 2016; Modified: Nov. 16, 2016; Accepted: Nov. 30, 2016

## 壹、前言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云：「評論之於創作，總是比較後起的。要在詞體既立，詞作漸豐，詞與詩的分界已判之後，才有可能隨之而產生獨立的專門性的詞論、詞評。」<sup>1</sup>詞學批評資料，隨順大量詞篇創作而起，形式多元，據王偉勇歸納，散見於詩話、筆記、詞籍（集）序跋、詞話、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論詞詞）、詞篇評點、詞選（集）箋注，甚或詞之題序中。<sup>2</sup>歷代以來，前賢致力蒐羅，關注、研究者眾，詩話、詞話已多見大量叢書刊行<sup>3</sup>，其餘資料多見專書及學位論文探討。<sup>4</sup>序跋資料有金啟華、張惠民等編著《唐宋詞集序跋匯編》<sup>5</sup>、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

<sup>1</sup> 吳熊和撰：《唐宋詞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頁274。

<sup>2</sup> 王偉勇撰：《〈清代詩文集彙編〉之詞學價值》，收錄於王偉勇、趙福勇合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9月），頁1。

<sup>3</sup> 詩話叢書可見以時間為編選主軸者，如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12月）三冊；《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12月）三冊；《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12月）三冊；丁福保《清詩話》（一）、（二）（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共兩冊。以地域為編選主軸者，有陶元藻編、俞志慧點校《全浙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鄭方坤編《全閩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以人物特質為主軸者，有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月）三冊等。詞話專書則有施蟄存、陳如江《宋元詞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2月）；張璋、職承讓等編《歷代詞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兩冊；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0月第2版）共五冊；鄧子勉輯《宋金元詞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三冊；沈澤棠編：《近現代詞話叢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3月）；朱崇才撰：《詞話叢編繼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6月）五冊；孫克強、岳淑珍編著：《金元明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葛渭君撰：《詞話叢編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3月）五冊；孫克強撰：《唐宋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sup>4</sup> 筆記資料有《全宋筆記》一至六編，（鄭州：大象出版社）；評點資料有尹志騰校點《清人選評詞集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謝旻琪撰《明代評點詞集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詞選資料及研究有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5年；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7月）、陶子珍撰：《明代四種詞集叢編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5年4月）。論詞詩資料及研究則有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附錄二》載「清代論詞絕句組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王偉勇、趙福勇合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王曉雯著《清代譚登「論詞絕句」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程郁綴、李靜編：《歷代論詞絕句箋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孫克強、裴喆《論詞絕句兩千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

<sup>5</sup> 金啟華、張惠民等編著：《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2月）。

萃編》<sup>6</sup>，筆路藍縷，致力蒐羅。前者將唐、宋（包括金代）的詞集序跋依別集、總集、選集分類，詞集作者再依時代先後排序；後者涵蓋唐、五代、遼、金、元、明、清諸朝，舉凡總集、別集、選集，抑或詞話、詞譜、詞律及詞學雜著，皆在蒐羅之列。三者具有開創之功及先見之明，但成書年代甚早，闕漏失收，在所難免，實有重新整理之必要；且現今詞學界鮮見以序跋資料為專題，進行深入研究之專書及學位論文，甚是可憐！詞集序跋為詞論批評之重要資料，具有理論、史料、文獻價值，可視為研究詞集的第一手資料，看似鬆散、隨意，細加考察，著實有助於讀者了解作者、作品、創作背景，以及編次或體例，並可窺見對作家、作品之評論及相關問題之闡發。而題跋類屬序跋，明清藏書家最熱衷於此。

藏書風氣，源遠流長，歷史悠久，清初文禁森嚴，文人轉而埋首書海，鑽研特甚，有清一代，樸學昌盛，論學實事求是，學人勤於考證、目錄、校讎，特重釐清版本，考鏡源流。藏書、刻書更蔚為時代風尚。明清私人藏書風氣最為鼎盛，而清代始見定義「藏書家」<sup>7</sup>，藏書家閱讀後常書寫題跋、笥記、摹刻書影，紀錄研究成果，其中又以題跋涵蓋最為多元。王國強《中國古代序跋史》論題跋特質云：

題跋是跋文的一種，題跋和跋也不完全一樣，而有自己的寫作特色。絕大多數是在文獻流傳過程中由後世藏書家或讀書人，尤其是學者題寫在文本上的文字。可知與圖書出版時附著於書籍上的跋有些差

<sup>6</sup> 施塾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sup>7</sup> 歷來針對「藏書家」多有定義，乾隆三十九年因修《四庫全書》下聖諭云：「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清·慶桂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卷93，頁911；清人洪亮吉分類藏書家有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弼、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烏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賈是也。（清·洪亮吉著：《北江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3）。李玉安、黃正雨著：《中國藏書家通典》云：「歷代藏書人物，包括有在文獻收集和整理有成績的管理官員、目錄學者、古典文獻整理和出版成績卓著者，藏書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頁55。

別，跋附於刻印的文本，有多少文本就有多少個跋；題跋是隨手題於書本上的，是手寫的，唯一的。<sup>8</sup>

書目題跋為讀書門徑，治學入門，相較於傳統序跋，題跋更顯珍貴難得，故王氏界定序跋史之探討對象時，特意強調「題跋」。題跋指常見於書法、繪畫、書籍上的題識之辭，清人最好此道，如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及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等，往往集結成冊，自成體系。而馮惠民彙編書目題跋時，更將藏書家所撰之藏書目、藏書志、藏書記、讀書志、讀書記皆視為廣義之題跋。<sup>9</sup>清代上述書籍甚為繁多，「藏書目」大致可區分為兩類：一為無小序及解題者，如毛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錢曾《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或僅言版本、卷數者，此類數量繁多；一為詳載校讎所得、鑑賞優劣之言者，如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藏書志」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藏書記」如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讀書記」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原稿名為《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陳禮《東塾讀書記》、何焯《義門讀書記》、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朱緒《開有益齋讀書志》、楊紹和《楹書偶錄》等，足見題跋實乃涵蓋多元。

藏書家分布位置論之，江蘇、浙江獨領風騷，兩地山水毓秀，文風鼎盛，博學碩儒，屢出狀元人才；經濟繁榮，自古為魚米之鄉，手工業發達，貿易活絡，為私家藏書提供良好基礎。唐代以前仍以北方長安、洛陽為主；兩宋後則在雕版印刷發達影響下，逐漸朝四川、江西、浙江、福建發展，南宋時期，江蘇、浙江、福建已成三大刻書中心；至明清兩朝，江浙一帶，儼然成為重鎮，藏書家數量，躍居全國之冠，閣樓連橫

<sup>8</sup> 王國強著：《中國古代序跋史》（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頁14。

<sup>9</sup> 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頁2-3。

充棟，典籍琳琅滿目，不僅藏書風氣盛行，而題跋亦從零星分散，匯萃成集。此時期江浙藏書家以黃丕烈最為知名，所撰宋詞集題跋，據筆者統計得三十四篇，數量居冠，本文將著重探析其特質及貢獻。

## 貳、「佞宋主人」黃丕烈之藏書態度

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圃、紹甫、復翁、佞宋主人、抱守老人、學山海居主人、知非子、宋廬一翁、陶陶軒主人、秋清逸叟、半恕道人、黃氏仲子、民山山民、龜巢老人、復見心翁、長梧子、書魔、獨樹逸翁、秋清居士等，吳縣（今江蘇）人。生平事蹟見載於《蘇州府志》卷八十三<sup>10</sup>、清·江標編〈黃蕘圃先生年譜〉<sup>11</sup>。為乾隆戊申（1788）舉人，後屢困場屋，遂絕意科舉，嘉慶六年（1801），年三十八方擢為直隸知縣，不願就任。性至孝友，日常無聲色之好，酷嗜藏書，購得宋刻百餘種，日夜研索訂正，讎對精審，故所藏後世珍若球璧，如汪士鐘專收載有黃氏題跋之書。黃氏藏書齋名甚為繁多，有學耕堂、百宋一廬、士禮居、求古居、陶陶軒、學山海居、讀未見書齋等，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繁多，影響力不容小覷。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論其地位云：

昔人謂乾嘉以來藏書家，當以丕烈為大宗，而乾嘉間之藏書史，可謂百宋一廬之時代。<sup>12</sup>

黃氏善藏書，此外每得珍本奇書，輒繪畫徵詩，或舉行祭書典<sup>13</sup>，雅好

<sup>10</sup>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臺北：成文書局，1970年），卷83，頁333。

<sup>11</sup> 清·江標編：〈黃蕘圃先生年譜〉，收錄於北圖社古籍影印編輯室編：《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6月），冊11，頁105-273。

<sup>12</sup> 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收錄於嚴靈峰編：《書目題編》（臺北：成文書局，1978年），冊96，頁43049。

<sup>13</sup> 黃丕烈祭書之說，可參見沈士元〈祭書圖說〉：「黃君紹甫，家多藏書。自嘉慶辛酉（六年1801）至辛未（十六年1811），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後頗止。丙子除夕（二十二年1817），又祭

藏書之習，展露無遺。歷來研究黃丕烈者，寥若晨星，自 1994 年以來，僅見趙飛鵬《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箋證及相關問題研究》<sup>14</sup>、吳珮瑜《清乾嘉時期藏書家與學者關係之一考察—以黃丕烈及其學術知交為例》<sup>15</sup>、鍾惠盈《黃丕烈藏書生活的審美歷程研究》三本學位論文。<sup>16</sup>三人以探索黃氏生平及藏書特質黃丕烈為主軸，各有側重。趙氏詳加箋釋，就目錄、校勘、版本三大面向多有闡發；吳氏留心交遊情況，就雅聚題詠、藏書流通、善本借觀、序跋互題、研究考訂等面向析論，可窺見當代名家之互動；鍾氏著重探討審美生活中的對象及態度，並就審美活動凸顯價值，並未涉及詞集。

乾、嘉藏書巨擘，視蓄書、校閱為平生要事，更撰寫大量藏書題跋，孫祖烈讚賞黃氏所撰題跋曰：

惟菴圃先生藏書則不然，每得一古本，精詳考核，將其讀書之心得，與夫書之源流始末，詳諸題跋。是以先生歿後，其書雖為他人所得，而流風遺韻，百年後猶傳為美談也。然則士禮居非因藏書而傳，乃因乎先生之題跋能傳也。夫藏書非難事也，而守之為難；守之為難，又不若讀之之為難；讀之為難，又不若讀之而有心得能題之、跋之之為尤難也。若菴圃先生之終身篤好，而又能為之題跋者，豈非難之又難乎？<sup>17</sup>

---

於士禮居，前後皆為之圖。夫祭之為典，鉅且博矣。世傳唐賈島於歲終，舉一年所得詩祭之，未聞有祭書者；祭之，自紹甫始。」另有〈士禮居祭書詩〉云：「歸家倏忽歲將除，折簡頻邀共祭書。君作主人真不忝，我稱同志幸非虛。儀文底用矜能創，故事還應永率初。更願齊齋刊含奠，每陪酌酒與饘蔬。」二說俱轉引自陳登原撰：《古今典籍聚散考》，收錄於嚴靈峰編：《書目題編》，冊 96，卷 3，頁 43050。

<sup>14</sup> 趙飛鵬著：《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箋證及相關問題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學位文，1994 年）。

<sup>15</sup> 吳珮瑜著：《清乾嘉時期藏書家與學者關係之一考察—以黃丕烈及其學術知交為例》（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sup>16</sup> 鍾惠盈著：《黃丕烈藏書生活的審美歷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sup>17</sup> 清·黃丕烈撰、孫祖烈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冊 8，卷 10，頁 228。

上述之言，論及黃氏校書精詳考核及所撰題跋，推崇之情甚是濃烈。今可見者計有《百宋一廬書錄》一卷、《蕘圃藏書題識》十卷及補遺、《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及雜著一卷、《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三卷，實屬得之不易。光緒年間，潘祖蔭<sup>18</sup>感念黃氏一生窮盡心力蒐集、藏書，於楊紹和海源閣<sup>19</sup>將其藏書題跋逐一抄錄輯出，為《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繆荃孫<sup>20</sup>又陸續於各家藏書處抄輯，為《士禮居藏書題跋續記》二卷、《士禮居藏書題跋再續記》二卷；另孫祖烈輯《士禮居藏書題跋》續編五卷、《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補錄等書，得名家如此青眼，確實具有探索空間。筆者逐一翻檢黃氏所撰詞集題跋，皆收錄於《蕘圃藏書題識》卷十、《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卷三及卷四。論及宋詞集者計有三十四篇，以《蘆川詞》題跋九篇，數量最為繁多，故本節將析論黃氏題跋所蘊含之藏書態度及特質。

<sup>18</sup> 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又字東鏞、鳳笙，號鄭齋，又號龜龕、龍威洞天主，室名八韞齋、功順堂、滂喜齋、漢學居、攀古樓、八求精舍、芬陀利室、龍威洞天、二十鐘山房。祖籍祖籍安徽歙縣，後居吳縣（今江蘇）。為狀元潘世恩之孫，身居要職，好藏善本書及金石碑版，鑑賞眼光卓越，人稱「潘神眼」。藏書室為滂喜齋、功順堂，著有《攀古樓彝器圖釋》，及《滂喜齋藏書記》、《滂喜齋書目》；輯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生平事蹟參見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頁277。

<sup>19</sup> 楊紹和（?-1875年），為楊以增次子，受知於林則徐，同治四年（1865）進士，與父皆雅好藏書，接手海源閣，後又購得怡親王府宋版珍本，藏書豐富，與瞿鏞、丁丙、陸心源並稱晚清藏書四大家，著有《海源閣書目》、《楹書偶錄》。生平事蹟參見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頁279。

<sup>20</sup> 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號筱珊、小山，晚號藝風老人，江陰（今江蘇）人。光緒二年進士，曾任翰林院、國史館編修；歷江陰南菁書院、濟南濼源書院、江寧鐘山書院講席；並擔任江南、京師兩大圖書館監督。繆氏與王王秋、張季直、趙爾巽並稱「四大才子」，早年師從藏書家李文田，習得目錄版本素養，當時生活拮据，損衣食之費以購書。任職京師時，常至海王村書肆訪尋異本，與藏書家多有往來。藏書室名為「藝風堂」、「對雨樓」、「雲自在龕」、「藕香榭」、「聯珠堂」、「叢鈔堂」等。學問淵博，著述宏富，精擅書籍校勘、輯佚，並熟知古籍版本流傳。撰《藝風堂文集》、《藝風堂藏書記》（包含續記、再續記）；另纂編、輯刻諸多目錄、叢書，如《書目答問》、《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方誌目》、《續國朝碑傳集》、《碑傳集補遺》、《藝風堂金石目》、《常州詞錄》、《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學大綱》、《目錄詞小說譜錄目》等書目。《書目答問》作者為張之洞，其中有一說，乃《書目答問》為繆荃孫代張之洞編纂；另輯刻《雲自在龕叢書》、《藕香零拾》、《煙畫東堂小品》、《對雨樓叢書》、《常州先哲遺書》等叢書。生平事蹟參見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頁292。



## 一、致力廣收博取，詞集數量繁多

黃氏藏書數量，備受推崇，如王頌蔚云：「吳中藏書之富甲於天下之人，絳雲、汲古，其最著者。乾嘉以後，首推黃氏士禮居。」<sup>21</sup>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云：「其藏書之富，為當時東南之巨擘，無人能與之匹敵。」<sup>22</sup>據筆者統計，黃氏雖非詞學專家，卻頗留心詞集，題跋多有強調云：

余藏詞曲富矣，故擬顏其所藏之室曰『學山海居』，取汲古稱李中麓詞山曲海之意也。<sup>23</sup>

余素不能詞，而所藏宋元諸名家詞獨富，如《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中所載原稿，皆在焉。然皆精鈔舊鈔，而無有宋元槧本。<sup>24</sup>

就其所撰題跋可知，「學山海居」專藏詞曲，度藏數量豐富，黃氏嘗言：「余佞宋，故所藏書苟為宋槧，雖醫卜星相，無所不收。」<sup>25</sup>兼收歷來藏書家不甚重視之書，不僅醫藥、卜筮、天文、星相，連小說、詞集、曲集亦在關注之列。黃氏雖未精擅倚聲之學，卻酷嗜宋元詞集珍本，所收厥有以下特質：

其一、高度關注宋刻本：清人嗜藏宋版，為時代風氣，《清史列傳》曰：「丕烈博學瞻聞，寢食於古，好蓄書，尤好宋槧本書。」<sup>26</sup>黃氏佞宋亦充分展現於詞集題跋中，如所撰《蘆川詞》題跋九篇，篇篇針對被他姓豪奪之宋刻本而發，詳述失之交臂之惆悵、有幸借得並影寫以補舊鈔

<sup>21</sup> 清·王頌蔚著：《藏書紀事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2月），冊1，頁8。

<sup>22</sup> 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收錄於嚴靈峰《書目題編》（臺北：成文書局，1978年），冊96，頁43049。

<sup>23</sup> 清·黃丕烈著：〈太平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24</sup> 清·黃丕烈著：〈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本）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2。

<sup>25</sup> 清·黃丕烈著：〈東坡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26</sup>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文苑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本、針對版心「功甫」二字，提出疑義，終日心心念念宋本去向，多有惆悵。

其二、尤好舊刻、舊鈔：就所收宋元詞集可知，多為舊鈔本。《東坡樂府》題跋亦云：「余所藏宋元人詞極富，皆精鈔或舊鈔，而名人校藏者，若宋元刻本，向未有焉。」<sup>27</sup>就黃氏所收唐宋詞集，確實以舊刻、舊鈔為主。此外，亦有景宋本、錢孫艾寫本、述古堂鈔本等各類，足見版本類別眾多。

其三、不避重本、殘本：黃氏認為蓄藏重出、不全之本，為己身獨到識見，頗為自得。就所藏詞集確實可見多存殘本零篇斷葉，如《陽春白雪》兩殘本<sup>28</sup>，黃氏多次書寫題跋，並明言關注點云：

余生平喜購書，於片紙隻字皆為之收藏，非好奇也，蓋惜字耳。往謂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sup>29</sup>

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及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為讎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sup>30</sup>

黃氏認為：「凡一本即有一本佳處，即如此本固多訛舛，而亦有一兩處為他本所不及，故購者必置重沓之本也。」<sup>31</sup>就所收詞集，確實多見重本，如東坡詞、淮海詞、稼軒詞。《竹山詞》題跋亦明言：「余藏詞本甚富，宋元刻而外，舊鈔都蓄焉」；而《陽春白雪》題跋更明言所見版本有影元

<sup>27</sup> 清·黃丕烈著：〈東坡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28</sup> 清·黃丕烈著：《陽春白雪》十卷舊殘鈔本題跋曰：「今來武林訪何君夢華，上吳山翫遇賞樓書肆，見插架有此殘帙，遂購歸。可據元人鈔本補完，亦抱守老人之幸也。」此題跋書寫於庚辰年，時隔兩年何氏來訪，問及此本，黃氏又撰一題跋記載曰：「君如應友人託鈔，何不就君所藏副本上錄其半，即以此下半冊合之，豈不成兩美乎？此議未決，而余卻思倩人鈔全，俾成完璧，以了宿願」，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頁497。

<sup>29</sup> 清·黃丕烈著：〈東坡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7。

<sup>30</sup> 同上注。

<sup>31</sup> 同上注。

鈔本、殘元刻本、舊錢鈔本。

其四、多有珍本秘籍：黃氏詞集題跋，亦多見標舉珍藏罕見，矜貴難得之書，如〈東坡樂府〉（二卷元本）題跋：「既從骨董鋪中獲一元刻《稼軒長短句》，可稱絕無僅有之物。其時余友顧千里館余家，共相欣賞，以為此種寶物竟以賤值得之，何世之不知寶，而子幸遇之乎！蓋辛詞值不過白鏹七金也。」<sup>32</sup>或如宋刻《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題跋曰：

重其為未見書也，是書歷來書目不載，汲古鈔本雖有十卷，卻無注此本。裝潢甚舊，補綴亦雅，從無藏書家圖記，實不知其授受源流。余收得後命工加以絹面，為之線訂，恐原裝易散也。……古書日就湮沒，幸賴此種秘籍流傳什一於千百，余故不惜多金購之。<sup>33</sup>

就此題跋可知，此版本毛晉未見，故黃丕烈得之後詳考裝潢，評論補綴、藏書印記，並命人修補後收藏，可窺見珍視之情。又如〈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本）題跋：

頃從郡故家得此元刻《稼軒詞》，而歎其珍秘無匹也。《稼軒詞》卷帙多寡不同，以此十二卷者為最善。<sup>34</sup>

黃氏特喜未見之書，甚至取名「讀未見書齋」，且以藏書家眼光鑑賞所得版本，留心裝潢、補綴、藏書家圖記等重要線索。藏書家撰寫題跋標舉珍藏秘本，不外乎也是一種自我標榜，黃氏所撰詞集題跋，屢屢可見此類文字。就《稼軒詞》題跋可知，所藏版本不只一種，卷數多有差異，黃氏不僅收存，更有評價優劣之說。

<sup>32</sup> 清·黃丕烈著：〈東坡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33</sup> 清·黃丕烈著：〈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9。

<sup>34</sup> 清·黃丕烈著：〈辛稼軒長短句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2。

## 二、傾盡家財無悔，詳述購書始末

黃氏藏書成癖，得見善本，便傾盡家財購之<sup>35</sup>，如〈東坡樂府〉（二卷元本）題跋，提及「近日無力購書，遇宋元刻又不忍釋手，必典質借貸而購之，未免室人交遍謫我矣。故以賣書為買書，取其可割愛者去之，如鈔本詞屢欲去，而為買宋刻《太平御覽》計是已。」<sup>36</sup>足見購書力有未逮，取捨多有掙扎，而鈔本詞集，自然難與宋刻本相提並論。又云：

今秋顧千里自黎川歸，余訪之城南思適齋，千里曰：聞子欲賣詞餘，反有一詞欲子買之。余曰：此必宋刻矣。千里曰：非宋刻，卻勝於宋刻，昔錢遵王已云：宋刻殊不足觀，則元本信亦可寶。請觀之，則延祐庚申刻詞東坡樂府也。其時需值卅金，余以囊澀未及購取。後思余欲去，辛詞本欲留存，且蘇辛本為並稱，合之實為雙璧，因檢書一二種售之友人，得銀二十四兩。千里意猶不足，余力實無餘，復益以日本刻《簡齋集》如前需數而交易始成，余遂得以書歸。

就題跋可知，黃氏與顧廣圻多有往來，交情頗深。詳載兩人對話過程，訪書經過，就此可見黃丕烈購求始末，並留意詞壇並稱，欲收蘇、辛兩集以成雙美。而黃丕烈亦頗重視版本流傳，曾曰：「書籍貴有源流，非漫言藏棄而已。」又如〈日湖漁唱〉一卷舊鈔本題跋云：

癸酉夏日，五柳書居以鈔本宋詞四種示余。余以其皆重本，故未留。越日思之，書不厭複，為有異處也。遂復問之，索值三番，余因攜歸<sup>37</sup>

題跋多見詳載購書地點、時間，甚至還價過程，及錯失珍本之惆悵，皆

<sup>35</sup> 清·石韞玉著：《獨學廬稿·秋清居士家傳》云：「其平生無聲色雞狗之好，惟幸喜聚書，遇一善本，不惜破產購之。嘗得宋刻書百餘種，貯諸一室。」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冊447，四稿卷5，頁507。

<sup>36</sup> 清·黃丕烈著：〈東坡樂府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37</sup> 清·黃丕烈著：〈日湖漁唱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2。

如臨眼前，讀者觀之倍感親切。如《虛齋樂府》題跋，交代此書來自「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得之於碧鳳坊顧氏」；或如《淮海長短句》題跋云「嘉慶庚午人日，書客以江鄭堂舊藏諸本一單見遺」，藉此可知黃氏題跋多可見書籍來源。

### 三、珍視收藏書籍，名家互有交流

清·王芑孫書中曾記載「蕘翁以不肯借書，見訾同好」<sup>38</sup>，顯見黃氏曾受批評。但於《辛稼軒長短句》（十二卷校元本）題跋，曾自述懷抱云：「昔人不輕借書與人，恐其秘本流傳之廣也。此鄙陋之見，何足語於藏書之道。余平生愛書如護頭目，卻不輕借人，非恐秘本流傳之廣也。人心難測，有借而不還者，有借去輕視之，而或致損汙遺失者，故不輕假也。」<sup>39</sup>藉此可知黃氏愛書、惜書之情，並非據為私產，標榜珍奇。黃氏認為「古人藏書最重通假，非特利人，抑且利己。」<sup>40</sup>此言就《辛稼軒長短句》（十二卷校元本）題跋，即可印證之：

同好如張君訢庵雖交不過十年，而愛書之專，與校書之勤，余自愧不及。故敝藏多有借去手校者，此辛稼軒長短句元本，余未及校，已為他人購去，因復從訢庵借校本。<sup>41</sup>

《東坡樂府》二卷校元本題跋亦云：「蘇辛詞餘皆有元刻善本，友人張訢庵各借去校閱。年來力絀，悉轉徙他所，仍從訢庵借校本傳錄。」訢庵為張紹仁，亦為藏書家，與黃氏多有往來，亦曾借得諸多善本臨校。黃氏未校前，先借予張氏，此書售出後得以借回校本檢閱。且遇錢大昕、吳騫、顧廣圻、鮑廷博等學者，黃氏不吝借出借，王芑孫亦曾借得宋版

<sup>38</sup> 清·王芑孫撰：《淵雅堂文集》，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編年詩稿卷1。

<sup>39</sup> 清·黃丕烈撰：《辛稼軒長短句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2。

<sup>40</sup> 同上注。

<sup>41</sup> 同上注。

《唐文粹》，顯見黃氏借書自有分寸，非鄙吝之人。就題跋可見藏書家多有往來，如《斷腸集》二卷本題跋，記載鮑廷博有十卷本，黃氏借得對校，判別版本多有差異；或如〈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七月，余友王小梧以此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三冊示余」；《淮海長短句》三卷題跋云：「宋刻本藏錫山秦氏，余從孫平叔借校」；或請顧廣圻校《虛齋樂府》、《稼軒詞》，兩人來往密切，購書、校閱之事多有交流，故余嘉錫曰：「黃、顧兩先生皆以校讎名家，方千里館蕘圃家時，主賓相得甚歡，……賞奇析疑，十餘年不絕。」

### 參、「宋廬一翁」黃丕烈之校書貢獻

清·趙懷玉評黃丕烈云：「君好藏書，而又精於研訂，非徒炫其插架之儲者。今天下以藏書稱首范氏天一閣，次則鮑氏知不足齋。然范氏雖久，鮮善本之刻；鮑氏雖富，未及君別擇之審是。」<sup>42</sup>黃氏不避重本、殘本，古書每見必收，致力網羅眾本，苦心檢校再三。致力遍尋宋元舊槧，詞集歷經鈔寫、刊刻，常見散失缺漏，錯謬訛舛之處，黃氏苦心校正並力矯明人妄改古籍、書賈偽造舊刻之弊。清代學者論學無徵不信，實事求是之態度，展露無遺。黃丕烈專致於此，校勘特色可分述如次：

#### 一、廣搜異本，對勘比較

馮惠民等編選《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指出私藏書目，見於文獻記載者，唐代僅有二、三種，且未流傳；宋代存佚併計，不到十種；而明代現存者尚有十多種，與圖書事業發達，私人藏書風氣盛行關係至密。宋人詞集能傳播至明代，藏書家致力購存、傳鈔、刊刻，貢獻卓著，且大量編寫藏書目錄、題跋，更可窺見書籍流傳之情況。清代大藏書家，更

<sup>42</sup> 清·趙懷玉撰：《亦有生齋集·黃紹甫移居圖贊并序》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冊419，文卷11，頁667。

以校勘為要事，常見「藏書萬卷，朝夕讎校」、「喜藏異書，手自校讎」，為日常要事，藉此提高藏書品質。黃丕烈更是熱衷，曾云：

余好古書，無則必求其有，有則必求其本之異，為之手校，校則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sup>43</sup>

就黃氏所撰題跋可知，每得新本，必以所藏、所知異本逐一比對，此為「死校」之法。校書大抵採行對勘之法，如《風雅遺音》（舊刻本），黃氏見紙紋之闊、字畫之古，疑為元刻本，但仍細心取毛晉鈔本對勘。而借書校對之例甚為繁多，如《山谷詞》一卷校宋本題跋云：

乾道刊本《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後有樂章一卷。適殿五十卷之末，因家無山谷詞，先借護經書屋六十家詞中本，校一過，此殘歲事也。今春送考事了，兒輩檢篋中亦有毛刻，遂復校此，仍借護經本覆勘之，知尚有脫誤。蓋校書如掃葉拂塵，洵非虛語。而原本分類編纂，故一調而先後互見，茲以數目識之，可得宋本類編面目。至於取分之類不復標出，無損於詞也。若護經本予取校者向有之，茲不贅。道光乙酉花朝後三日月望復初氏書在卷末。

就黃氏題跋可知，曾採用護經堂書屋六十家詞與毛晉刻本，相互比對，校閱山谷詞。一校再校，故此題跋亦對校書之事，多有感慨。又如《淮海長短句》（三卷，宋刻補鈔本）題跋兩篇曰：

嘉慶庚午人日，書友以社壇吳氏所藏諸本求售，中惟《淮海居士長短句》最佳，因目錄及上卷與中卷之二葉、四葉，猶宋刻也。余所見《淮海集》宋刻全本，行款不同，無長短句，蓋非一刻。而所藏有殘宋本，行款正同，內有錯入《淮海閑居文集》序第三葉，與此

<sup>43</sup> 清·黃丕烈撰：《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4，頁562。

目錄後所列序中三葉文理正同，知全集或有長短句本也，惜此已鈔補。然出朱臥庵家舊藏，必有所本矣。買成之日，復翁記。

前目錄後有《淮海閑居文集》序四葉，尤為可寶。此全集之序，偶未散失，附此以存，俾考文集顛末，後來翻刻鈔傳之本，俱無有矣，勿忽視之。道光元年四月，蕘夫重檢并記。<sup>44</sup>

宋代秦觀文集，卷數多異，而秦觀文集自問世以來，諸家考訂刊刻，幾經時空輾轉，版本流通各地，不免毀損殘缺、散佚不全；且刊刻者各有所本，任意增刪，複雜情況加劇。黃丕烈曾用心收藏比對秦觀文集、詞集。宋代文人詞多不入文集，較易散失，而此集留存長短句已具有特殊價值，尤其目錄後有《淮海閑居文集》序，確實珍貴無匹。秦觀早年嘗編《淮海閑居集》，已不復可見，就序可知秦觀編纂大要<sup>45</sup>：為元豐七年（1084），秦觀自編文集十卷，收古體詩 112 篇，雜文 49 篇，與他人交游唱和之作 56 篇，共 217 篇。秦觀首次將文稿收拾成集，欲西行至京師應禮部考試，此集為干祿所用，並未收錄詞篇。黃丕烈能留心各本詞集價值，且多能留存前人序跋，如《竹山詞》（元鈔一卷）本，收錄湖濱散人題跋；《蘆川詞》（影宋二卷）本，收何焯題跋，篤志收藏，著實令人欽佩。又如《蘆川詞》（二卷，影宋本）題跋云：

此書出玄妙觀前骨董鋪中，余聞之欲往觀，而主人已許歸竹廠陳君，僅一寓目焉而已。頃從他處買得影鈔舊本，識是刻本，行款雖校之私，卒未能忘情於前所見者。遂托蔣大硯香假之，而竟獲焉，許以

<sup>44</sup> 清·黃丕烈著：〈淮海長短句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 7，卷 10，頁 400。

<sup>45</sup> 宋·秦觀著：《淮海閑居集·自序》云：「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兩百一十七篇，次為十卷，號《淮海閑居集》，收錄於祝尚書著：《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556。



十日之期，校補影鈔失真處，何幸如之。庚午七月丕烈記。<sup>46</sup>

張元幹《蘆川詞》流傳甚是複雜，黃丕烈曾為此撰寫多篇題跋。此跋為第一篇，因購書曾錯失宋刻本，黃氏惆悵甚久，偶得該本影鈔，必定細加校對，遂託友人蔣氏商借，十日為期，逐一校補影鈔失真之處。就此可知，黃氏除有心廣搜異本，藏書態度亦十分執著。

## 二、留心形式，細加考辨

黃氏能細膩觀察紙質、版式、字體、行文、墨跡、避諱、藏印、序跋，多方考辨，如《張子野詞》題跋云：「是書欄格旁有幽吉堂三字，卷中有頤仲錢孫艾印二印。彭城一印，錢氏幽吉收藏印記一印。余初不知其為何許人，客歲有書有攜校宋本嘉祐新集來，其鈔補之葉，俱有懷古堂字，刻於版心；又有頤仲錢孫艾印，玩其跋語，知與錢孫保求亦為兄弟行，而此鈔本張子野詞，即錢孫艾手筆也。」<sup>47</sup>此題跋可具體掌握黃氏鑑賞版本之法，留心版式、藏書印，並閱讀跋語。並詳考避諱，如《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題跋曰：

初見時，檢宋諱字不得，疑是元刻精本。細核之惟避「慎」字，慎為孝宗諱，此刊於嘉定時，蓋甯宗朝避其祖諱，以上諱或從略耳。<sup>48</sup>

歷代刻書多有避諱，由此宋、清兩朝最為講究，而各時期避諱法令，多有參差，疏嚴不一，卻成為藏書家辨別版本之重要依據。刻書避諱方式，以缺末筆最為常見，其次為改字，或加墨圍；而避諱對象多以當朝君王為主，亦須避該朝前代君王，黃丕烈此題跋便是留心於此。又如《蘆川詞》（二卷，宋本）題跋：

<sup>46</sup> 清·黃丕烈著：〈蘆川詞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0-491。

<sup>47</sup> 清·黃丕烈著：〈鈔本張子野詞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8。

<sup>48</sup> 清·黃丕烈著：〈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89。

宋板書紙背多字迹，蓋宋時廢紙亦貴也。此冊宋刻固不待言，而紙背皆宋時冊籍，朱墨之字古拙可愛，並間有殘印記文，惜已裝成，莫可辨認，附著之，以待藏是書者留意焉。復翁又記。<sup>49</sup>

此題跋鑑賞版本，判定年代頗有獨到處。刻書用紙因時代、地點而多有不同，據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一書歸納，有麻紙、皮紙、竹紙、棉紙等類別<sup>50</sup>，墨色清濁、品質確實多有差異，黃氏能留心紙背字跡，而字體更為鑑賞版本最重要之基準。黃氏曾云：「字之氣息，隨時而異」<sup>51</sup>，就「朱墨之字亦古樸可愛」一語，可見黃氏留心紙張、墨色、字體，頗具藏家見識。又如《蘆川詞》（二卷，影宋本），黃丕烈請人借取宋本，取舊鈔本影宋本與之對校曰：「每葉版心有功甫二字者，其字形之歪斜，筆畫之殘缺，纖悉不訛，可謂神似」，此題跋則是稱賞影寫技巧高妙之論。

## 肆、結語

清·繆荃孫〈蕘圃藏書題識序〉云：「至其兼及藏書印記、先輩軼聞，亦莫不精審確鑿，蓋其實事求是，蒐亡剔隱，一言一句，鑒別古人所未到，而筆諸書。既非直齋之解題，亦非敏求之古董，能於書目中別開一派。」<sup>52</sup>黃氏藏書豐富，精神與宋代陳振孫、清人錢曾多所差異，力求審慎校閱，篤志爬羅剔抉，輯佚、考證、校讎自有依據可憑，對文獻翔實考證，鉅細靡遺，皆充分於題跋文字中呈顯，就黃氏所撰宋詞集題跋觀之，厥有以下特質：

其一、藏書情懷：黃丕烈所撰題跋，貼近日常生活，生動呈現一代藏書大家內心所思所感。除最好宋刻本外，對其他舊鈔、影鈔、各家

<sup>49</sup> 清·黃丕烈著：〈蘆川詞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0-491。

<sup>50</sup> 李清志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頁9。

<sup>51</sup> 清·黃丕烈著：〈書經補條〉，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5，頁7。

<sup>52</sup> 清·繆荃孫著：〈蕘圃藏書題識序〉，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頁244。

藏本皆廣泛接受；此外，留心殘本、異本，細加校讎比對後付梓，對於保留詞集文獻，甚有貢獻。而黃丕烈題跋多明言交代版本來源，循跡查核，所得版本可信度大為提升。

其二、輯存詞集：王大隆評黃氏云：「其鑒別精，搜羅富，每得一書，必丹青點勘，孜孜不倦，務為善本留真，以待後人之研討，存古之功，自不可沒。」黃氏題跋篇篇論及版本，求善本、異本，收殘本補全，黃氏博覽深研，以藏書家卓越識見，細膩關注紙墨、字體、避諱等細節，與當代名家多有往來，互相切磋討論，諸多詞集資料賴此以存。如《蘆川詞》（二卷，影宋本）題跋：「此書宋版，余雖未得，得此影鈔本，又得宋版影鈔，舊所缺葉，並一一手補其蠹蝕痕，宋版而外，此為近真之本。」<sup>53</sup>確實具有補佚存古之功。

其三、版本素養：清·王芑孫評黃丕烈云：「於其版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sup>54</sup>黃氏熱衷廣搜書籍，校閱精審，所撰題跋細膩闡釋鑑定書籍版本的過程，貢獻卓著。以此專業視角關注詞集版本，可窺見黃氏發揮目錄、版本、校讎、考證等學養，釐清諸多版本問題，無怪乎阮元評之曰：「今宋本無黃氏鑒藏印者，終若缺然可疑」，可見推崇之情。

<sup>53</sup> 清·黃丕烈著：〈蘆川詞題跋〉，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編》，冊7，卷10，頁490-491。

<sup>54</sup> 清·王芑孫：《淵雅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編年詩稿卷1，頁232。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部分（先按朝代先後，再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1970）。**蘇州府志**。臺北市：成文書局。
- 清·國史館原編（1985）。**清史列傳·文苑傳**。臺北市：明文書局。
- 清·葉昌熾著（1991）。**藏書紀事詩**。北京：中華書局。
- 清·慶桂等編纂、左步青校點（1994）。**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清·洪亮吉著（2002）。**北江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2009）。**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 二、近人論著部分（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序）

- 王偉勇、趙福勇合編（2010）。**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市：里仁書局。
- 王國強著（2015）。**中國古代序跋史**。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
- 北圖社古籍影印編輯室編（2006）。**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吳珮瑜著（2010）。**清乾嘉時期藏書家與學者關係之一考察—以黃丕烈及其學術知交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市。
- 吳熊和撰（2010）。**唐宋詞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玉安、陳傳藝編（1989）。**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李玉安、黃正雨著（2005）。**中國藏書家通典**。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 李清志著（1986）。**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 金啟華、張惠民等編著（1993）。**唐宋詞籍序跋匯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施蟄存主編（1994）。**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韋力編（2009）。**古書題跋叢編**。北京：學苑出版社。
- 祝尚書著（1999）。**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
-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2010）。**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趙飛鵬著（1994）。**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箋證及相關問題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鍾惠盈著（2011）。**黃丕烈藏書生活的審美歷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臺北市。
- 嚴靈峰編（1978）。**書目題編**。臺北市：成文書局。

## 附錄一：黃丕烈所撰宋詞集題跋篇目一覽表

序號	詞集名稱（所收題跋數量）	卷數、版本
01	張子野詞	一卷、錢孫艾寫本
02	東坡樂府	二卷、元刻本
03	東坡樂府	二卷、校元本
04	山谷詞	一卷、校宋本
05	淮海長短句	三卷、宋刻補鈔本
06	淮海長短句	三卷、校本
07	淮海先生文集附長短句三卷與補遺（二篇）	三卷、舊鈔本
08	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	宋刻本
09	蘆川詞	二卷
10	蘆川詞（八篇）	二卷、景宋鈔本
11	斷腸詞	二卷、鈔本
12	養拙堂詞	一卷、舊鈔本
13	省齋詩餘	一卷、舊鈔本
14	稼軒長短句	十二卷、元刻本
15	稼軒長短句	十二卷、校元本
16	風雅遺音	二卷、舊刻本
17	虛齋樂府	二卷、述古堂鈔本
18	日湖漁唱	一卷、舊鈔本
19	竹山詞附靜修詞	一卷、元鈔本
20	陽春白雪(二篇)	舊鈔殘本
21	蕭臺公餘詞	一卷、鈔校本
22	虛齋樂府	二卷、景宋鈔本
23	玉照堂詞鈔	一卷、繡谷亭吳氏鈔本
24	初寮詞	一卷
25	鳴鶴餘音	九卷